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禍一

姚秦三藏法師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三災品第九

佛告比丘有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為四一者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二者此世間壞已中間空曠無有世間長久迥遠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為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也佛告比丘世有三災云何為三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災有三災上際云何為三一者光音天二者遍淨天三者果實天若

火災起時至光音天光音天為際若水災起時至遍淨天遍淨天為際若風災起時至果實天果實天為際云何為火災火災始欲起時此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有人得第二禪者即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無覺無觀第二禪樂第二禪樂時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唯願為我說無覺無觀第二禪道時空中聞其語已即為說無覺無觀第二禪道此世間人聞彼說已即修無覺無觀第二禪道身壞命終生光音天是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忉利天餓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眾生命終來生

人間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音  
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乃  
至梵天皆盡當於爾時先地獄盡然後畜生  
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  
須倫盡已禍一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二忉利天盡  
忉利天盡已三炎摩天盡炎摩天盡已兜率天  
盡兜率天盡已化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  
他化自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  
天盡已然後人盡無有遺餘人盡無餘已此  
世敗壞乃成爲災其後天不降兩百穀草木  
自然枯死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  
變易朽壞不可恃怙有爲諸法甚可厭患當  
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  
吹大海水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  
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去地四萬二千由

旬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二日出二日出已  
令此世間所有小河沃澮渠流皆悉乾竭佛  
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  
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萬  
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  
半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緣此世間  
有三日出三日出已此諸大水恒河耶婆那  
河婆羅河阿夷羅婆提河阿摩怯河辛陀河  
故舍河皆悉乾竭無有遺餘禍一以是當知一切  
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  
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  
風暴起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  
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  
有四日出四日出已此諸世間所有衆源淵

池善見大池阿耨達大池四方陀延池優鉢  
羅池拘物頭池分陀利池縱廣五十由旬皆  
盡乾竭以是故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  
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使  
令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  
緣此世間有五日出五日出已大海水稍減  
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以是可知一切行無常  
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  
求度世解脫之道是時大海稍盡餘有七百  
由旬六百由旬五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百  
由旬在以是可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  
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時大海水稍稍減盡至七由旬六由旬  
五由旬乃至一由旬在佛告比丘以是當知

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稍  
盡至七多羅樹六多羅樹乃至一多羅樹佛  
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  
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其後海水轉淺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  
人二人一人至腰至膝至于踳踝佛告比丘  
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  
後海水猶如春雨後亦如牛跡中水遂至涸  
盡不漬人指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  
起吹海底沙深八萬四千由旬令著兩岸飄  
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

間有六日出六日出已其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煙起焦然猶如陶家初然陶時六日出時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砂八萬四千由旬令著兩岸飄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七日出七日出已此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悉洞然猶如陶家然竈燄起七日出時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以此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須彌山皆悉洞然一時四天王宮忉利天宮炎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宮

揭一

亦皆洞然佛告比丘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法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風吹火燄至光音天彼初生天子見此火燄皆生怖畏言咄此何物先生諸天語後生天言勿怖畏也彼火曾來齊此而止以念前火光故名光音天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須彌山王漸漸頽落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其後大地及須彌山盡無灰燼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此大地火燒盡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

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佛告比丘火災起時天不復雨百穀草木自然枯死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知耳如是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知耳是爲火災云何火劫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在虛空中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滴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歲雨其水漸長高無數百千由旬乃至光音天時有四大風起持此水住何等爲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百千由旬無數百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梵迦夷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

禍一

\*

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他化自在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兜率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炎摩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十六萬八千由旬其

邊無際譬如此間衆源流水水上有沫彼亦如是。以何因緣有須彌山有亂風起吹此水沫造須彌山高十六萬八千由旬廣八萬四千由旬四寶所成金銀水精瑠璃以何因緣有四阿須倫官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於須彌山四面起大官殿縱廣各八萬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復何因緣有四天王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於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以是故名爲四天王宮以何因緣有忉利天宮其後亂風吹大水沫於須彌山上自然變成七寶宮殿復以何緣有伽陀羅山其後亂風起吹大水沫去須彌山不遠自然化成寶山下根入地四萬二千由旬縱廣四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間廁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伽陀羅山復以

何緣有伊沙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伽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伊沙山高二萬一千由旬縱廣二萬一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伊沙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伊沙山不遠自然變成樹辰陀羅山高萬二千由旬縱廣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樹辰陀羅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樹辰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阿般尼樓山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故有阿般尼樓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阿般尼樓山不遠自然變成尼隣陀羅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尼隣陀羅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尼隣陀羅山不遠自

然變成比尼陀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比尼陀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比尼陀山不遠自然變成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三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金剛輪山何故有一月有七日官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然變成一月官殿七日官殿雜色叅間七寶所成爲黑風所吹還到本處以是因緣有日月官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然變成四天下及八萬天下以是因緣有四天下及八萬天下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在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表自然變成大金剛輪山高十六萬八千由旬縱廣十六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限金剛堅固不可毀壞以是因緣有大金剛輪山其後久久

有自然雲遍滿空中周遍大雨滴如車輪其水瀰漫沒四天下與須彌山等其後亂風吹地爲大坑澗水盡入中因此爲海以是因緣有四大海水海水鹹苦有三因緣何等爲三一者有自然雲遍滿虛空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洗濯天宮滌蕩天下從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下至炎摩天宮四天下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洗濯滌蕩其中諸處有穢惡鹹苦諸不淨汁下流入海合爲一味故海水鹹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呪海水長使鹹苦人不得飲是故鹹苦三者彼大海水雜衆生居其身長大或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呼噲吐納大小便中故海水鹹是爲火災佛告比丘云何爲水災水災起時此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業修善

行已時有人得無喜第三禪者踊身上昇於  
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  
當知無喜第三禪樂無喜第三禪樂時世間  
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  
是無喜第三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即為  
演說無喜第三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  
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爾時地獄  
衆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三禪道身  
壞命終生遍淨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  
忉利天炎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  
天梵天光音天衆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三  
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由此因緣地獄道  
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光音天趣  
皆盡當於爾時先地獄盡然後畜生盡畜生  
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

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忉利天盡忉利天  
盡已炎摩天盡炎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  
天盡已化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  
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  
光音天盡光音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  
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爲災其後久久有  
大黑雲暴起上至遍淨天周遍大雨純雨熱  
灰其水沸涌煎熬天上諸天宮殿皆悉消盡  
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  
有遺餘光音天宮亦復如是以此可知一切  
行無常爲變易法不可恃怙有爲諸法甚可  
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雨復浸梵  
迦夷天宮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  
於火中無有遺餘梵迦夷宮亦復如是其後  
此雨復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天兜率天炎



摩天宮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餘彼諸天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浸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遺餘彼亦如是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水煎熬大地盡無餘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佛告比丘齋遍淨天宮煎熬消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梵迦夷宮煎熬消盡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當知耳是為水災云何水災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充滿虛空至遍淨天周遍降雨滴如車

禍一

十一

軸如是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遍淨天有四大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光音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梵迦夷天宮七寶校飾如是乃至海水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水災佛告比丘云何為風災風災起時此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業修善行時有人得清淨護念第四禪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護念清淨第四禪樂護念清淨第四禪樂時此

世人聞其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爲我  
說護念清淨第四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  
卽爲說第四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卽修  
第四禪道身壞命終生果實天爾時地獄衆  
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四禪身壞命  
終生果實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  
遍淨天衆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四禪身壞  
命終生果實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  
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趣皆盡爾時  
地獄先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  
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  
天王盡已如是展轉至遍淨天盡遍淨天盡  
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  
乃成爲災其後久久有大風起名曰大僧伽  
乃至果實天其風四布吹遍淨天宮光音天

禪一

十二

宮使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執二銅  
釘釘釘相拍碎盡無餘二宮相拍亦復如是  
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爲變易法不可恃怙  
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  
後此風吹化自在天宮兜率天宮炎摩天宮  
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無有遺餘猶如力士執  
二銅釘釘釘相拍碎盡無餘彼宮如是碎盡  
無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爲變易法不可  
恃怙凡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  
道其後此風吹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

山須彌山王置於虛空高百千由旬山山相  
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手執輕糠散於空中  
彼四天下須彌諸山碎盡分散亦復如是以  
是可知一切行無常爲變易法不可恃怙凡  
諸有爲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

攝一

十三

風吹大地盡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知  
一切行無常爲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爲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佛告比丘遍  
淨天宮光音天宮宮相拍碎若粉塵誰當  
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如是乃至地下水  
盡水下風盡誰能信者獨有見者乃能信耳  
是爲風災云何風災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  
雲周遍虛空至果實天而降天雨滴如車軸  
霖雨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果實天時  
有四風持此水住何等爲四一名住風二名

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漸漸稍  
減無數百千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  
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其  
水在於空中自然變成遍淨天宮雜色叅間  
七寶所成以此因緣有遍淨天宮其水轉減  
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  
波起沫積聚風吹其水在於空中自然變成  
光音天宮雜色叅間七寶所成乃至海水一  
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爲風災是爲三災  
是爲三復

戰鬪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  
桓因命忉利諸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  
共戰若得勝者捉毗摩質多羅阿須倫以五  
繫繫縛將詣善法講堂吾欲觀之時忉利諸

天受帝釋教已各自莊嚴時毗摩質多羅阿須倫命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以五繫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之時諸阿須倫受毗摩質多羅阿須倫教已各自莊嚴於是諸天阿須倫眾遂共戰補一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忉利諸天捉阿須倫王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堂所示天帝釋時阿須倫王見天上快樂生慕樂心即自念言此處殊勝可即居止用復還歸阿須倫宮為發此念時五繫即得解五樂在前若阿須倫生念欲還詣本宮殿五繫還縛五樂自去時阿須倫所被繫縛轉更牢固魔所繫縛復過於是計吾我人為魔所縛不計吾我人魔縛得解受我為縛受愛為縛我當有為縛我當無為縛有色為縛無色為

縛有色無色為縛我有想為縛無想為縛有想無想為縛我為大患為癱為刺是故賢聖弟子知我為大患為癱為刺捨吾我想修無我行觀彼我為重擔為放逸為有當有我是有為當無我是有為有色是有為無色是有為有色無色是有為有想是有為無想是有為有想無想是有為為大患為刺為瘡是故賢聖弟子知有為為大患為刺為瘡故捨有為為無為行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因命忉利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阿須倫共鬪若得勝者捉毗摩質多羅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講堂吾欲觀之時忉利諸天受帝釋教已各自莊嚴時毗摩質多阿須倫復命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

以五繫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之時諸  
 阿須倫受毗摩質多阿須倫教已各自莊嚴  
 於是諸天阿須倫眾遂共戰鬪諸天得勝阿  
 須倫退切利諸天捉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  
 詣善法堂所示天帝釋時天帝釋彷彿遊行  
 善法堂上阿須倫王遙見帝釋於五繫中惡  
 口罵詈時天帝釋傍侍者於天帝前即說偈  
 言

天帝何恐懼 自現已劣弱 須質面毀罵  
 嘿聽其惡言

時天帝釋即復以偈答侍者曰

彼亦無大力 我亦不恐懼 如何大智士  
 與彼無智諍

爾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答侍者曰

我常言智者 不應與愚諍 愚罵而智嘿  
 則為勝彼愚

爾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天王所以嘿 恐損智者行 而彼愚騃人

謂王懷怖畏 愚不自忖量 謂可與王敵

沒死來觸突 欲王如牛退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答侍者曰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懼 我觀第一義

忍嘿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眾人有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反謂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禍一

十六

此力爲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爲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佛告比丘爾時天帝釋豈異人乎勿造斯觀  
時天帝釋即我身是也我於爾時修習忍辱  
不行卒暴常亦稱讚能忍辱者若有智人欲  
弘吾道者當修忍嘿勿懷忿諍佛告比丘昔  
者忉利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因語  
質多阿須倫言卿等何爲嚴飾兵仗懷怒害  
心共戰諍爲今當共汝講論道義知有勝負  
時質多阿須倫語帝釋言正使捨諸兵仗止  
於諍訟共論議者誰知勝負帝釋教言但共  
論議今汝衆中我天衆中自有智慧知勝負  
者時阿須倫語帝釋言汝先說偈帝釋報言  
汝是舊天汝應先說爾時質多阿須倫即爲  
帝釋而作頌曰

偈一

十七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阿須倫說此偈已阿須倫衆即大歡喜高  
聲稱善唯諸天衆嘿然無言時阿須倫王語  
帝釋言汝次說偈爾時帝釋即爲阿須倫而  
說偈言  
我常言智者 不應與愚諍 愚罵而智嘿  
即爲勝彼愚  
時天帝釋說此偈已忉利諸天皆大歡喜舉  
聲稱善時阿須倫衆嘿然無言爾時天帝語  
阿須倫言汝次說偈時阿須倫復說偈言  
天王所以嘿 恐損智者行 而彼愚駭人  
謂王懷怖畏 愚不自忖量 謂可與王敵  
沒死來觸突 欲王如牛退  
時阿須倫王說此偈已阿須倫衆踊躍歡喜

舉聲稱善時忉利天眾嘿然無言時阿須倫  
王語帝釋言汝次說偈時天帝釋為阿須倫  
而說偈言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畏 我觀第一義  
忍嘿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眾人為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反謂為愚駭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釋提桓因說此偈已忉利天眾踊躍歡喜舉

聲稱善阿須倫眾嘿然無言時天眾阿須倫

眾各小退却自相謂言阿須倫王所說偈頌

有所觸犯起刀劍讎生鬪訟根長諸怨結樹

禍

十一

三有本天帝釋所說偈者無所觸燒不起刀  
劍不生鬪訟不長怨結絕三有本天帝所說  
為善阿須倫所說不善諸天為勝阿須倫負  
佛告比丘爾時釋提桓因豈異人乎勿造斯  
觀所以者何即我身是我於爾時以柔輒言  
勝阿須倫眾佛告比丘昔者諸天復與阿須  
倫共鬪時阿須倫勝諸天不如時釋提桓因  
乘千輻寶車怖懼而走中路見睽婆羅樹上  
有一椹椹有兩子即以偈頌告御者言  
此樹有二鳥 汝當迴車避 正使賊害我  
勿傷二鳥命

爾時御者聞帝釋偈已尋便住車迴避樹鳥  
爾時車徑向阿須倫阿須倫眾逢見寶車迴  
向其軍即相謂言今天帝釋乘千輻寶車迴  
向我眾必欲還鬪不可當也阿須倫眾即便

退散諸天得勝阿須倫退佛告比丘爾時帝  
釋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即我身  
是也我於爾時於諸衆生起慈愍心諸比丘  
汝等於我法中出家修道宜起慈心哀愍黎  
庶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爾時  
諸天得勝阿須倫十一退時天帝釋戰勝還宮更  
造一堂名曰最勝東西長百由旬南北廣六  
十由旬其堂百一間間有七交露臺一一臺  
上有七王女一一王女有七使人釋提桓因  
亦不憂供給諸王女衣被飲食莊飾之具隨  
本所造自受其福以戰勝阿須倫因歡喜心  
而造此堂故曰最勝堂又千世界中所有堂  
觀無及此堂故名最勝佛告比丘昔者阿須  
倫自生念言我有大威德神力不少而忉利  
天日月諸天常在虛空於我頂上遊行自在

今我寧可取彼日月以爲耳璫自在遊行耶  
時阿須倫王瞋恚熾盛即念捶打阿須倫捶  
打阿須倫即復念言今阿須倫王念我我等  
當速莊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  
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詣阿須倫王前於  
一面立時王復念舍摩黎阿須倫舍摩黎阿  
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  
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  
衆前後導從詣阿須倫王前在一面立時王  
復念毗摩質多阿須倫毗摩質多阿須倫復  
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  
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  
導從往詣王前在一面立時王復念大臣阿  
須倫大臣阿須倫即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  
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



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往詣王前於一面  
立時王復念諸小阿須倫諸小阿須倫復自  
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自莊嚴備  
具兵仗與無數衆相隨往詣王前於一面立  
時羅呵阿須倫王即自莊嚴身著寶鎧駕乘  
寶車與無數百千阿須倫衆兵仗嚴事前後  
圍遶出其境界欲往與諸天共鬪爾時難陀  
龍王跋難陀龍王以身纏遶須彌山七布震  
動山谷薄布微雲滴滴稍雨以尾打大海水  
海水波涌至須彌山頂時忉利天即生念言  
今薄雲微布滴滴稍雨海水波涌乃來至此  
將是阿須倫欲來戰鬪故有此異瑞耳爾時  
海中諸龍兵衆無數巨億皆持戈矛弓矢刀  
劍重被寶鎧器仗嚴整逆與阿須倫共戰若  
龍衆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龍衆退

龍不還宮即驕趣伽樓羅鬼神所而告之曰  
阿須倫衆欲與諸天共戰我往逆鬪彼今得  
勝汝等當備諸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時  
諸鬼神聞龍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  
寶鎧與諸龍衆共阿須倫鬪龍得勝時即逐  
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  
驕走持華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衆欲與  
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  
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諸持華鬼神既聞  
龍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  
併力與阿須倫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  
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驕走常樂  
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衆欲與諸天共鬪  
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與我  
併力共彼戰鬪時諸常樂鬼神聞是語已即

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倫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驕走四天王而告之曰阿須倫衆欲與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時四天王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倫共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者四天王即詣善法講堂白天帝釋及忉利諸天言阿須倫欲與諸天共鬪今忉利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衆共併力往共彼戰時天帝釋命一侍天而告之曰汝持我聲往告炎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子言阿須倫王與無數衆欲來戰鬪今者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助我戰鬪時彼侍天受帝釋教已即詣

炎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持天帝釋聲而告之曰彼阿須倫無數衆欲來戰鬪今者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助我戰鬪時炎摩天子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百千天衆前後圍遶在須彌山東面住時兜率天子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百千天衆圍遶在須彌山南面住時化自在天子聞此語已亦嚴兵衆在須彌山西面住時他化自在天子聞此語已亦嚴兵衆在須彌山北住時稱天帝釋即念三十三天忉利天三十三天忉利天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備諸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諸天衆前後圍遶詣帝釋前於一面立時天帝釋復念餘忉利諸天餘



斤 斲竹角切 削也 斤 鉞 鉞 王月切 大斧  
 也 居銀切 斧斤也 鉞 斧方武切 鉞  
 也 牙稍 牙莫浮切 鉞 兵也 鉞 雲俱切 音于  
 和似 鼓鐘以 稍 所角切 牙屬 鉞 鉞樂器形